

资本家的罪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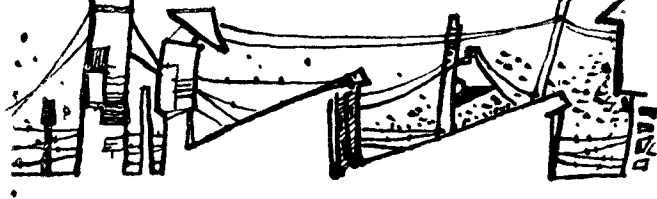
ZIBENJIA DE ZUI

——工人家史选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9082



资本家的罪恶

——工人家史选

本社编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资本家的罪恶

——工人家史选

本社编

陆元林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书号：文6101（高小、初中）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 1/4 字数46,000

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90,000

统一书号：R10024·3140

定价：(4) 0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三篇报告文学，写的是旧社会工人的痛苦遭遇。

你看：烧盐工人刘平山自己被资本家压榨得骨瘦如柴，妻、子不能相顾，叔父也被卤水烫死，他连个正式工人名字也没有，到头来还是个不入名册的“黑人”；织布女工魏淑珍一家原来有九口人，可是，在资本家、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的迫害下，到解放时只留下了两口人，哥哥还是个瞎子，是旧社会害得他们家破人亡；钢铁工人陈福生有一身力气，可是他却衣食无着，走投无路，只落得飘泊异乡。

本书所写只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工人里面的三个，少年读者从这里可以看到工农劳动人民的痛苦，也可以认识到资本家和其他剥削统治者的罪恶。

目 录

沒有名字的烧盐工人	李累 之光 1
一个普通女工的一家	夏 晔 45
不忘资本家的残酷压榨	陈福生 82

沒有名字的燒鹽工人

李 累 之 光

一九六三年八月，我們訪問了四川自貢鹽場。
我們記下了一個燒鹽工人家庭的遭遇。

一

一九二五年，劉平山十五歲，家住富順農村，爹種王三畏堂的田土，媽是殘廢人。一家人，每天喝一頓高粱羹羹，不小心潑在地上，狗都舐不上嘴。住的半間破草房，晴天屋里裝太陽，下雨屋里就像小河漲水。那一年，平山爹累得吐血，還沒有給地主交夠租子，地主就要收回田土，整得平山爹一倒在床上就爬不起來。半夜過了，房頂上的雨水還在往下淌，劉大娘雙腳跪在床上，兩手端個破斗笠遮着丈夫上半身；平

山的小妹，伏在床上抱着爹的腿；刘平山两脚泡在水里，抓住爹的手。他爹睁开眼睛，喘了几口气，才说：

“大娃哩，我只当冷处该朝热处走，没料是雪上又加霜。这阵，爹斗不赢绅粮^①，唯愿你们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爹爹死了。夜，墨黑。雨水顺着土墙不住地流，板子床也像被水抬起来了。

一家三口，担子落在刘平山肩上。他帮地主放牛，每月三个双板铜元（六百钱），地主还说他没带铺盖，睡地主的谷草，要扣二十个钱。平山气不过，连草带背篋，一齐摔进牛栏，摸黑跑回家里。

回到家里，大娘又把他叫到床前，说道：“磨骨头养肠子都拖不动了，只有把小妹抱给人家……”妹妹才八岁，就要去做童养媳！平山嚷着：“不！我不……”捏紧两个拳头，冲到门口。还不懂事的小妹妹啊，正坐在门口阶沿上，拍着小手唱：“月亮光光，芝麻土头烧香……”那天晚上，小妹出奇的高兴，睡着了，还迷迷糊糊地唱着：“黄丝蚂蚂，吹吹打打……吹吹打打……”她哪里知道，明天她就要给人家作童养媳了。

① 四川話，管地主叫紳粮。

乌云遮住了月亮，妹妹真睡着了。刘大娘脱下小妹的衣裳，一针针，一线线，补疤连缝；又走到塘边，细心地洗，慢慢地搓，她怕把缝好的衣服搓烂了，更怕自己再也洗不到小妹的衣服。她走回屋里，站在床前，痴痴地看了女儿好一阵，又偏偏倒倒地跨出大门，走出坝子，走过黄桷树，……平山这才明白，妈是朝爹的坟上走啊！他连忙追上去，一把抓住妈的手臂，硬把妈妈扶回家里。刘大娘睡在床上，把女儿抱在怀中，眼泪顺着手臂流。刘平山坐在门坎上，一夜没有上床。

第二天早晨，大娘给女儿洗了热水脸，又拿起那半截梳子，给她梳头发；扎成一根小毛辫，辫子才搭齐后颈窝。小妹摸摸毛辫，嘻开小嘴对着妈笑。吃早饭了，大娘端起高粱羹羹，半天吞不下，把羹羹倒给女儿。小妹从碗口边抬起一双大眼睛，偏着脑壳看妈妈。“娘，我吃饱了。”她双手把碗端到妈的面前。大娘说：“乖女，你要走路，上坡下坎的……”小妹又吃了一碗。妈想再给她添一碗，锅巴都没有了。大娘拉着女儿的小手，哽哽噎噎地说道：“乖女啊，家里没吃的，你到谢二爷家去吃干饭……你爹走得早，娘对不起你们。”小妹楞着眼看看妈妈，又看看哥哥，突然一

头栽到妈的怀里，紧紧抓住妈的衣裳，放声大哭。哭了一阵，她才把头抬起来，用手去揩妈妈脸上的眼泪。才八岁的小妹妹，一下像懂事的大人了，她喊道：“娘呀，哥哥呀，你们不要哭，我去吃干饭……我去给你们拿米回来，拿钱回来，你们好煮干饭吃嘛。”

刘大娘牵着女儿的小手走了。平山双手蒙着脸，咬着牙齿坐在阶沿上。小妹妹走不多远，回过头来，闪着一双大眼睛，喊了一声哥哥，平山突然站起来，一直追到黄桷树下，抱起妹妹就朝家里跑，嘴里嚷道：“我死也不能让她去！”妈妈拉住他，哭着说：“大娃哩，放她条生路啊……”又把女儿拖过去背在背上。大娘送女儿回来不久，病了一个多月，没拖到收谷子，死了。

刘平山埋葬了娘，心想在乡里山穷水尽，到盐场做工也许好点；反正凭气力吃饭，闯一闯金窝银窝，不信嘴巴会没吃的。他到爹娘坟前磕了一个头，跟千百万农村破产逃到城市的农民弟兄一样，背起两双草鞋，走向自贡。

二

刘平山来到自贡，走到大坟堡，只见天上黑烟滚

滚，雾气腾腾，
硬是黑了半边
天，山头都被
烟雾遮住了。
密密麻麻的高
高的井架，也
被烟雾缠绕；
井架上扯的篾
绳，像蜘蛛网
一样从天空罩
到地下。每个
井架下面，都



有黑压压的一片车房，挤在一堆。汲卤(lǔ)的篾绳在天上穿梭(suō)，一片轰隆隆的吼声，灌进耳里，卤水的气味，冲得他脑壳发晕。他站着东看西看，慢慢才发现篾绳上的卤水洒下，像牛毛细雨，混杂着煤屑和灰渣，落了一身。他感到这地方马嘶人喊，简直像打仗一样，比不上田坝清静。

他走进场口，狭仄的小街上，人群拥来挤去。卖瓜子的撩开门帘，屋子里几十盏烟灯旁边，躺着一长排抽鸦片烟的人，鸦片烟味从门里冲了出来。沿街

摆满赌摊，一堆一堆的人围得紧紧的；有的脸红筋胀，把衣裳脱下一卷，当作赌注扔下去；有的冷得打哆嗦，还掷下骰(tóu)子直喊“六六六哇”。刘平山听得真心烦。

他走到一家牛肉店门口，一群人正在闲谈，有个老婆婆说：“作孽呵，多乖的一个姑娘，走到场背后，一个烧盐老汉把她藏在背篋里，上面壅(yōng)起包谷，连背篋一起卖。买家在灶门口倒包谷，才看到娃娃，衣襟上还缝着生辰八字^①。人当包谷卖，作孽啊！”刘平山听得火冒，真觉得比抱掉妹妹还惨，怎么这盐场比乡下还要可怕！咬住下嘴唇一想，来都来了，怕啥！最多是睡谷草扣二十个钱。他就连忙打听“通缘井”在哪儿，好找幺叔^②刘炳云。

这个井灶是大资本家大地主王友谦的，因他信佛念经，又称“王善人”，很好打听。来到门口，黑漆的大门虚掩着，四面是高墙和木头签子。刘平山向看门的说了姓名，半天他才传话进去。隔了不久，走出一个人来，灰黑一张脸上，只看到两个白眼珠在

① 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。

② 四川话，管小叔叫幺叔。

转，上下红嘴唇在动，那个人喊道：“平山！”他才知道是幺叔。在家听娘说幺叔是烧盐工人，怎么烧盐的一脸煤烟？

刘炳云把他领进大门，走不多远，钻进一间低矮的瓦房。刚跨进门，一股热气冲来，平山头上的筋脉直胀，周身冒出毛毛汗，啥也看不清楚。他定了定神，才模模糊糊地看见，几排大铁锅里的卤水翻滚暴跳，亮油壶^①在雾气中闪动着惨黄的火焰，近处热气闪过，露出盐工的赤条条的脊梁和手臂，远处白茫茫一片，只听到炭灶里哧哧的吼声。半夜，幺叔才告诉他：要吃烧盐这碗饭，先得见啥做啥，给资本家帮干忙，等练出了手艺，进得了“炎帝宫”，在柜房里挂得上名字，才谈得到工钱、伙食。没上到名字，开伙食你不能动手，等我躲过管事，再添饭给你。刘平山心想，做工比做庄稼名堂还多，哪有做活路不给工钱，还吃偷偷饭的道理？这不比地主还凶？哼，我不信资本家会把人丢在盐锅里煮来吃了，便答应吃到偷偷饭再说，在幺叔家里住了下来。

从此，他跟着幺叔做些下手活路。灶房像火烤，

① 陶器的小油灯。

衣服脫光了，汗水还是滿身鋪；地上湿漉漉的盐水，泡得钻脚板；灶內的火又红又旺，滚烫的盐水，简直像要从锅里跳出来咬人一样。在灶房，水火攻心，热得要命；出灶房，冷风一吹，直打寒噤。进进出出，冷冷热热，三趟两转，刘平山就支持不住了。幺叔还说这是秋天，日子好过，三伏天烧盐，小心烫脫几层皮。

刘平山在灶房忙了一天，早累坏了，正要坐下歇气，掌柜马玉堂走来，指着他喊道：“那个小伙，快去，快去！”平山还没弄清楚，马玉堂就催着他跟一个老工人走了。老工人叫蔡成林，工友都喊他蔡胡子。走出大门，平山问蔡大伯到哪里去，蔡胡子黑着脸，半天才说几个字：“弄‘退秋’。”“啥叫‘退秋’？”蔡胡子再不答腔，刘平山更加奇怪。走了十多里，天已黑尽了，才在一个小店里落脚。蔡胡子叹了一口气，才对他说：“小兄弟，难怪你不懂啊。‘王善人’不准杀生，偏偏爱吃退秋鱼。这种鱼出在富顺安溪，要等秋水退了才好弄，退秋鱼一出水面就死，只有赶紧下锅，味道才鲜。这安溪离王友谦住的大安寨一百七十里，他沿路派人送鱼，十里一站，一站传一站，连夜飞跑，要赶上他的早饭。马玉堂叫我们两个跑这最后一站，我上了点年纪，担心拖累你。唉，小兄弟，时辰

沒到，鸡再叫也沒用啊！”

他俩在店里歇下，不到二更，倒头就睡了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店门打得乒乒乓乓，有人又喊又叫。蔡胡子把平山拉了起来，开门一看，只见一个大汉挑着水桶，一个大汉提着马灯，累得话都说不出来。蔡胡子挑起担子就走，平山连忙接过马灯追了上去。天又黑，路又窄，蔡胡子走得偏偏倒倒，平山抢过担子挑上。刚走不远，路旁鸡叫狗咬，天色快亮，老汉提着马灯跑了起来，平山咬牙紧紧跟上。跑到大坟堡，东方已经发白，还要爬两里陡坡，才到大安寨，蔡胡子着急地说：“小兄弟，还，还要快点啊！”他接过担子，不换肩地爬上高坡，喊开寨门，领了进寨的签子，跑进大安寨，来到王友谦家后门，一搁水桶，便倒在石坎上了。两个门丁出来，提起水桶，骂蔡胡子：“老东西，‘王善人’不准哪个坐他的阶沿！”平山好生火冒，正要扑过去，那家伙乓地一声把门关了。平山扶起蔡胡子，说：“走，蔡大伯，屙尿都不要朝他这一方！”

刘平山一只手撑腰，一只手扶着蔡胡子回来，灶上正在开饭。刘炳云从大甑(zèng)子里舀了一碗干饭，瞒过管事，偷偷给他端来，平山双手捧住。这是什么饭呵，又酸又霉又臭，还未进嘴，味道就熏得人

难受，刚累倒的人，吃下肚里的饭，直往外呕，他不敢吐，又强迫自己吞下。刘平山悄悄地掺了一瓢冷水，碗里立刻浮满一层黑脑壳虫。狠心的资本家买的是在水里浸过的米，又放在仓里沤，存心叫虫儿蛀成一砣(tuó)一砣的，等到吃它，装米不用箩筐，使铁钎(qiān)拗开，跟修屋基用的石条一样，绳子一套就抬走了。把它丢在锅里，一泡就算饭；若要煮，就成了粉粉。平山又气又恨，用眼泪当菜，咽了大半碗。

刘平山有时给掌柜挑柴、送米，回来错过吃饭机会，还连这种烂臭的饭也吃不上。无钱就饿，碰到幺叔给点零钱，买筒米回来，装进瓦罐，在盐锅里煮熟来填填肚子。过后他才明白，自贡的大资本家，要数王李两姓，连小孩子都晓得：“你不姓王，不姓李，老子不怕你！”难怪“王善人”是这么歹(dǎi)毒！

在灶上混久了，平山常常听到工人们谈论炎帝宫。明说炎帝宫是烧盐工人的帮会，其实是和军阀、资本家、袍哥^①串通一气来压迫剥削工人的一个反革命衙门。烧盐工人要在炎帝宫交钱挂名，领了“蓝本本”，才能在柜房里上名入册，在盐场里混碗饭；查

① 封建反动组织哥老会的成员，称为袍哥。

到沒有挂名的，他们就打、抓、押、关，还说什么“严防奸伪捣乱，保障工人利益”。有一天，刘炳云去炎帝宫缴香钱，平山知道了，才把这一向憋住的火气发作出来：“幺叔，哪有做活路还兴上税？不缴香钱，哪个敢把你咬了？”刘炳云只当平山年轻气盛，没有理睬，揣上钱便走了。平山气闷，在家里坐不住，跟在幺叔身后，从大坎堡走到城里。正当过河，刘炳云才发现平山：“你跑来做什么？”平山说：“我来看炎帝宫到底有多厉害。”炳云急了，只好向他讲：“做庄稼都要上粮嘛。”平山不服气，又顶了两句：“盐巴交过了盐税。你听说放牛娃要出香钱？”炳云看平山转不过弯，只好把他带到炎帝宫门口，才说：“你没有蓝本本，就在大门外等我，我缴了香钱马上出来。”

刘平山留在炎帝宫门外，脸上火辣辣的，朝里一望，一坡笔陡的石坎，好像压在自己头上。他不相信炎帝宫有这么大的规矩，就走了进去。正穿过戏楼下面，便被两个大汉拦住，一个伸手要他交蓝本本，一个提起四尺多长的篾片。刘平山假装不知道，把拦住他的手推开，一直朝正殿走去。“打不死你！”“没名字的‘黑人’！”平山听见后面有人骂他，连忙转身，那个家伙抡起篾片劈面打来，平山赶紧闪开，篾片攢

在石坎上，破成几片。那家伙震得虎口流血，痛得叫唤；另一个大汉冲上来扭住平山。平山放开嗓门大喊：“凭什么打人？打死人你抵命！”这一叫，惊动了正殿上缴香钱的工友，刘炳云他们十多个人扑下来，又掀又推地拉开了把门狗。拿着破篾片的大汉，指着刘平山的鼻子骂：“‘黑人’，混进来偷盐本本的！”刘平山一见人多，放起胆子顶撞：“放屁！你把嘴巴揩干净点！这是火神庙嘛，老子过路来拜火神菩萨，就该挨篾片呀？你们看，他把篾片都打成刷把了。”人们听了，都站在平山一边，把两个把门狗挖苦得没法还嘴。刘平山趁势走出大门，边走边说：“啥子炎帝宫哟，阎王殿！骗钱，打人！”

刘平山没有心肠等玄叔，一个人走回大城堡。在路上，一想起自己在乡下城里到处受气，他就哭了。这样的生活，足足过了五年，学了一身手艺，他还是一个没有名字、没有工钱、吃偷偷饭的“黑人”。

三

王友谦又一个新的盐井打好了，他命马玉堂传令炎帝宫会首，开簿子收烧盐匠。

加入炎帝宫，要先交五个大洋零八百钱。刘平